

# 岳陽樓記

范仲淹

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，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，屬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，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矣！然則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；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；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、憂讒畏譏、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！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；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，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，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偕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！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；是進亦憂、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乎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！

時六年九月十五日。

# 出師表

諸葛亮

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

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

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「能」，是以眾議舉寵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！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課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## 廉恥

顧炎武

五代史馮道傳論曰：「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國之四維；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善乎管生之能言也！禮、義，治人之大法；廉、恥，立人之大節。蓋不廉則無所不取，不恥則無所不為。人而如此，則禍敗亂亡，亦無所不至。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，無所不為，則天下其有不亂，國家其有不亡者乎？」

然而四者之中，恥尤為要，故夫子之論士曰：「行己有恥。」孟子曰：「人不可以無恥。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」又曰：「恥之於人大矣！為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」所以然者，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，其原皆生於無恥也。故士大夫之無恥，是謂國恥。

吾觀三代以下，世衰道微，棄禮義，捐廉恥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，雞鳴不已於風雨，彼眾昏之日，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。

頃讀顏氏家訓，有云：「齊朝一士夫，嘗謂吾曰：『我有一兒，年已十七，頗曉書疏。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無不寵愛。』吾時俯而不答。異哉，此人之教子也！若由此業，自致卿相，亦不願汝曹為之！」嗟呼！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，猶為此言，尚有小宛詩人之意；彼闖然媚於世者，能無愧哉！」

# 訓儉示康

司馬光

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。吾性不喜華靡，自為乳兒，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，輒羞赧棄去之。二十忝科名，聞喜宴獨不戴花。同年曰：「君賜不可違也。」乃簪一花。平生衣取蔽寒，食取充腹；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，但順吾性而已。

眾人皆以奢靡為榮，吾心獨以儉素為美。人皆嗤吾固陋，吾不以為病。應之曰：孔子稱「與其不遜也寧固」；又曰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」；又曰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古人以儉為美德，今人乃以儉相詬病。嘻，異哉！

近歲風俗尤為侈靡，走卒類士服，農夫躡絲履。吾記天聖中，先公為群牧判官，客至未嘗不置酒，或三行、五行，多不過七行。酒酤於市，果止於梨、栗、棗、柿之類；肴止於脯醢、菜羹，器用瓷漆。當時士大夫家皆然，人不相非也。會數而禮勤，物薄而情厚。近日士大夫家，酒非內法，果、肴非遠方珍異，食非多品，器皿非滿案，不敢會賓友，常數月營聚，然後敢發書。苟或不然，人爭非之，以為鄙吝。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。嗟乎！風俗頹敝如是，居位者雖不能禁，忍助之乎！

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，治居第於封丘門內，廳事前僅容旋馬，或言其太隘。公笑曰：「居第當傳子孫，此為宰相廳事誠隘，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。」參政魯公為諫官，真宗遣使急召之，得於酒家，既入，問其所來，以實對。上曰：「卿為清望官，奈何飲於酒肆？」對曰：「臣家貧，客至無器皿、肴、果，故就酒家觴之。」上以無隱，益重之。張文節為相，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，所親或規之曰：「公今受俸不少，而自奉若此。公雖自信清約，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。公宜少從眾。」公歎曰：「吾今日之俸，雖舉家錦衣玉食，何患不能？顧人之常情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？身豈能常存？一旦異於今日，家人習奢已久，不能頓儉，必致失所。豈若吾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，常如一日乎？」嗚呼！大賢之深謀遠慮，豈庸人所及哉！

御孫曰：「儉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惡之大也。」共，同也；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。夫儉則寡欲：君子寡欲，則不役於物，可以直道而行；小人寡欲，則能謹身節用，遠罪豐家。故曰：「儉，德之共也。」侈則多欲：君子多欲

則貪慕富貴，枉道速禍；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，敗家喪身；是以居官必賄，居鄉必盜。故曰：「侈，惡之大也。」

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；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。季文子相三君，妾不衣帛，馬不食粟，君子以為忠。管仲鏤簋朱紘、山柰藻稅，孔子鄙其小器。公叔文子享衛靈公，史輜知其及禍；及戍，果以富得罪出亡。何曾日食萬錢，至孫以驕溢傾家。石崇以奢靡誇人，卒以此死東

市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，然以功業大，人莫之非，子孫習其家風，今多窮困。

其餘以儉立名，以侈自敗者多矣，不可遍數，聊舉數人以訓汝。汝非徒身當服行，當以訓汝子孫，使知前輩之風俗云。

## 我的書齋

鍾理和

一個文人大抵都有一間書齋，就像一位將軍有他的辦公廳，工程師有他的設計室，木匠有他的工作房。那裡面的擺設和裝潢都按著他的個性、趣味，和審美觀點加予調劑，一切都配合得十分得體，他在那裡面或工作、或休息、或坐下來冥想，都感到自由、舒適和安寧。如果一個文人沒有他的書齋，那就好比一位女人沒有她的閨房，起居坐臥都會覺得全無是處；也許他將永遠得不到安全和寧靜之感吧。

我的居宅本是香蕉乾燥工廠，面積雖不算小，但除開中間兩間勉強還像個房間外，四圍團團轉都是走廊。即連廚房，我們都只好隔開一段走廊來充設，至于我的書齋，那就更不用談了。說到重新建造，則數十年來惡劣的經濟環境已迫得生活不斷地簡縮，更哪來此力量？不但如此，說來非常洩氣，我是連書桌也沒有的。我除開有一張小茶桌，就祇有一張飯桌。就說這一張飯桌吧，它在我家已經是四代功臣了；桌面二處破洞大得幾乎碗都漏得下；兩隻桌腳已腐朽得不得不拿木頭綁住。最初我便在這上面寫東西。姑勿論它給我的不方便有多麼大，單說它那像搖籃似的搖擺不定，就夠使人難過。你必須時刻留心，稍一疏忽，或撇筆時稍用點勁，它便搖擺得吱吱作響，使你心驚膽顫，說不定你的靈感便會因此駭跑得一去不回頭。是再傷心不過了。

我曾立誓一定要弄出一筆錢來買張新桌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後來居然得遂所欲，寫字已可不必提心吊膽了。然而這時我已不用飯桌寫字了。因為我已有了我的書齋！

我的書齋！哦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！我相信不會有人的書齋比我的更好，更令人滿意。

但勿以為我已開得金礦，變成大富翁，因而做了一所精緻瀟灑的書齋。否！我還像從前一樣窮得叫人生氣。然而我終於還是有我自己的書齋。我這書齋不是做的，而且也不能用金錢來做；而是我發現的。

我的書齋是我們的大天地！

我家有一面寬廣的水泥庭子，是特別拿來曬已薰乾的香蕉干用的。數年前我沿庭坎下種了幾株墨西哥種木瓜。兩三年後，木瓜樹長得丈多高，一叢叢地伸張著茂密的掌形大葉。尚在晴天，樹下就有幾堆涼陰陰的樹影。一年之中由秋分至春分的半年間，這樹影便橫橫地斜過庭邊來。

在某一個冬日，當樹影斜過庭邊來時，那陰涼的黑塊觸動了我的心機。

於是我搬藤椅，及另外一條圓型几凳以便置放稿紙和鋼筆水等，便在那下邊開始寫東西，我的書桌是一塊長不及尺、寬約七寸的木板，一端手托著，另一端則架在藤椅的扶手上。樹影刻刻移動，因而我也不得不追隨著移動，差不多每隔半小時便要移動一次。

我極高興自己的發現，它實在太美了。在那裡寫東西既寫意、又痛快。那陰暗蔽塞的屋子和那窳破搖擺的桌子是連比都不能比的，就是世上所有的建築得最華美最富麗的書齋，都不會比它更好吧！

你的書齋也許是明窗淨几，雕金飾玉，也許案頭有一盆古梅，壁間懸有名人的書畫，但比起我面前壯大的山河，深邃悠遠的藍天，阡陌橫斜的田野，就顯得那麼渺小寒酸，俗不可耐。

你的書齋也許華貴，而我的則簡樸，但我不愛你的華貴而愛我的簡樸。它因為是在天底下，光線富足；因為在山腰，居高臨下，前邊的山川、田園、村莊、雲煙、竹樹、人物，盡收眼底，眺望絕佳，你的書齋把你局限在斗室中，使你與外界隔絕；而我的書齋既無屋頂又無牆壁，它就在空曠偉大的天地中，與浩然之氣相往來，與自然成一整體。有時我寫得倦了，便放下紙筆，抬起眼睛。白雲正悠悠地在舒伸、在變幻。有時它們集團地向西北方靜靜地移動著，雲影在下邊的山頭和田野上馳走奔逐，一忽光，一忽暗，氣象萬千，變化無窮。

田野像一片綠色的海洋。如果碰在農忙時期，則一面儘是繁忙地蠕動著的灰色點子。他們在翻掘大地，給人類找尋生命的養料，那景象緊張，但是和平、勤奮，而且快樂。

還有孃孃的炊煙；遠山如黛。

大自然給我裝潢了一幅偉大壯觀的圖畫，那是任何人造的書齋裡都不會有的。那是一首宇宙的詩！

到了立春以後樹影漸收，一過春分，它便縮短得容不下人了。但由木瓜樹影所引起的靈感，使我走到別的樹影下去。好在我家周圍不會短少這種樹影，不管草坡上、果樹園，或屋後山腹，到處有的是。只要有一堆樹影，再加上一張藤椅，一方木板，我就有書齋，就可坐下來寫字，再不必為陰暗的屋子和搖擺的桌子而傷心了。

木瓜樹在去年那幾陣颱風中不是被吹折，便被吹倒，一株不留。但馬上我又往回種下幾株小的，並且種得更靠近庭子，現在已三尺多高，也許到了明年冬後，它就會給我幾堆深厚涼爽的陰影，於是我又將領有我那上好的書齋了。

# 醉翁亭記

歐陽脩

環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峰迴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智僊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

至於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偃偻提攜往來而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谿而漁，谿深而魚肥；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冽；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誼譁者，眾賓懽也；蒼顏白髮，頽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脩也。